
〈游阿香〉

「小姐，請你替游阿香選一組羅馬拼音。」我站在中山區戶政事務所申請中英文戶籍謄本。

游阿香是我的奶奶。

我盯著電腦螢幕上三組羅馬拼音感到不安，彷彿終於來到這一天，我化作共犯協助平地人「普賜漢姓」—依法有據的摧毀一個原住民曾經存在的證據。封印在游阿香三個漢字的排列組合裡，奶奶半隱形般流浪在平地人為她虛構的時空長達半世紀，最終任由這三個字刻在墓碑上，佇立在沒人識字的家鄉。

貿然地替任何一個人決定姓名，即使生命已成過往，我仍認為草率。我既非給予她生命的父母，更沒有果斷的自信替她選擇。

我是一位生長於臺北市的泰雅族人，沒有黑到發亮的肌膚，講著標準國語，若真要計較起來，只有腦中片段來自桃園拉拉山的童年回憶。出社會後，每當遇到與原住民相關的場合，我總會遁入求學回憶裡的某些場景。

當年大學放榜後隨即收到大學迎新茶會的邀請，迎新茶會這種活動很特別，新生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，而其中最緊張刺激的關卡便是自我介紹。「最後，我是桃園拉拉山的泰雅族。」我習慣在自我介紹結束前義務性的註記。「泰雅！那妳怎麼來學校的？」學長亦經典呈現義務性的直覺。其實，都市原住民們早已習慣見招拆招，我扮作驚魂未定回答：「我剛剛……坐公車從臨沂街家裡來的！」這種笑話總能獲得平地同學的青睞。待笑聲漸弱，按照劇本此時會進入下一個千篇一律的階段：煽動我唱歌。當然，流著原住民友善的血液，不好讓大家失望，我再次端出

那一百零一首泰雅國歌「Rimuy sula Rimuy yun」，這首歌在故鄉大名鼎鼎，其歌詞大意可能非常摩登：瘋狂重複 Rimuy 是一個大美女。過往的經驗告訴我，演唱過程務必唱得深情重義，才能烘托演唱完畢後化解尷尬的笑話：「大家，我不叫 Rimuy！」是的，我不叫 Rimuy，但美麗地 Rimuy 同胞再次拯救了我，引我逆風滑翔降落，安全地融入新環境，非常好，新生茶會當天我靠著幽默的自我介紹順利結交了許多新朋友，預計接下來四年的大學生活尚無需出草。只是，不知為何，晚上回想起來，眼淚流了一夜。

並不是所有時候的我都是原住民，事實上只有提到原住民的時刻我才是原住民。

其實游阿香在爸爸童年時就過世了，連媽媽也沒見過這位紋了面的泰雅女子，游阿香慣用的語言、她的生活習慣，甚至是她的想望與恐懼對我來說，僅是社會課本上的〈村裡尋寶：泰雅奶奶家〉。課本向來沒著墨她是如何被外來文化欺壓、政府又是如何剝奪她的選擇，她在臺灣的一生被濃縮成為一張圖片，以一種欣賞異族風情的角度點綴在社會課本某一頁的角落，不曾亦不可能是重要考題，比起她回家的綿延山路，我更熟悉中國五千年的大江南北。

身為都市原住民，我就讀於臺北市中心的一所明星國中，同學們多來自擁有不錯社經地位的家庭，除了我之外，班上還有另一位原住民女孩，與我不同，排灣族的她有著古銅色的臉龐，濃密的睫毛層巒疊嶂勾勒出一對深邃雙眸，與熱情的外在視覺條件有些反差，身材魁武的她永遠安安靜靜的坐在角落，連我也沒與她交談過幾次，若不是因為大隊接力老是和她搭配跑最後幾棒，我也不會發現她奮力嘶喊「快跑！」的聲線如此渾厚有力，那種響徹雲霄的呼喚令我印象深刻，好像她企圖遞到我手中的不只是接力棒。每個學期，教務處會傳來一段廣播，通常發生在學期末剛結束課程、同學們聊天打鬧的午後。廣播內容並沒有多加闡述原因及目的，只是神秘的召集來自不同年級、不同班級的「某些同學」，而我與排灣族女孩總是共同囊括其中。「欸！教務處又叫你們原住民去集合的啦！」聰明具推理頭腦的同學

故意大聲提醒，我深吸一口氣期望自己扭曲的念頭會隨著吐氣自動揮發。當然，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「的啦」這種玩笑，也不是第一次嘗試反省自己為什麼老因為這種玩笑感到委屈。這時，我發現排灣族女孩正盯著我看，雖然她依然保持一貫的沉默，但那對炯炯有神的雙眸彷彿正向我傳達著什麼重要的訊息，正當我猜測著她的意圖時，她突然收起目光，再也看不出一絲情緒波動，默默地將課本收進抽屜，起立轉身將椅子輕輕地靠入桌子，沿著牆緣低頭步離教室，突然間，我發現自己在發抖，細胞在體內燃燒沸騰，相互碰撞摩擦，激盪出數以萬計複雜的情緒，我屏住呼吸，感覺到教室裡一雙雙等待我做出反應的目光，我，我不想，我不想像她。「煩死了！教務處老是找原住民麻煩的啦！」我終究親身開了一個「的啦」的玩笑，同學們的笑聲劃破寂靜，教室再度回到聊天打鬧的節奏，我如釋重擔，開朗地一起笑著。我從笑聲中望向排灣族女孩的背影，看著她越走越遠。

並不是所有時候的我都是原住民，事實上只有提到原住民的時刻我才是原住民。大概是此時開始萌生這種念頭。

戶政事務所人們的嘻笑聲喚回了我紛亂的思緒。我試著唸出三組羅馬拼音，感受哪一種聲音最能夠呼喚遠走的奶奶，突然想起三歲時的自己，坐在爸爸的腿上學著唸自己的族名，抬頭仰望爸爸的嘴型一起重複著發音——「Sa-Yun」時空回到六十年前，三歲的爸爸坐在奶奶的腿上，也是這樣抬頭仰望奶奶的嘴型，看著她正在重複練習「游阿香」三個字嗎？

我隨即草率挑選了一組看似簡單的羅馬拼音。好像能用這種隨便的態度表明自己與奶奶為伍。背棄部落的罪惡感反而觸動了我麻木的防禦機制，逐漸蔓延，一如眼前的印表機規律的噴墨。相信科學、仰賴物質是所有失去文化的族人唯一能抓緊的浮木。

等待列印的空白時間總是讓人思考生活中容易忽略的小事。焦慮逐漸瓦解了最後一道理性，心中萌生無數問號：除了課本上提到的紋面和口簧琴，家住復興鄉下巴陵的游阿香每天睡前襲入腦中的煩惱是什麼？吹熄蠟燭的那一秒是否因為身為原

住民感到自卑？她曾經期待她的後代子孫過什麼樣的人生？無知令我愈發恐慌。倘若二十一世紀此時此刻祖靈依舊存在，也許祂能領我躍過泰雅彩虹橋親自向游阿香道歉：我在平地人的世界適應得太好。讀完北一女後安份的從臺大畢業，除了參加大姑姑的喪禮，我沒再回去拉拉山，更遑論去美國唸書的那段光陰，擅於背叛母語，真是有一就有二，這些年，我至少真該學會講泰雅語的對不起。

戶政事務所充斥著鍵盤敲打聲，隔壁職員轉身從玲瓏滿目的文件裡抽出幾張紙，爛熟的拿起釘書機，毫不猶豫地紮下去——「喀！」我的四肢漸漸發軟。釘書機敲響了山谷間各種標籤的回音，釘書針彷彿是童年從拉拉山勾著我回臺北的鬼針草，掛在背上看不到也拍不乾淨，但一路上總會有人提醒我「小姐妳背後有鬼針草」。水蜜桃的甜味從四面八方漫延滲入戶政事務所，城市裡的人按部就班的工作著，太專心以致於沒有人意識到，於是甜到極致的水蜜桃靜靜地開始發酵，靜靜地開始腐爛。其實沒有人真的因為我的原住民血統排擠過我，其實他們喜歡我現在平地人的樣子。

許多時候我是錯亂的。學校老師說我們應該學習愛護自然不要踐踏草皮，記憶裡神木聳立的拉拉山明明只有吞噬勇氣的黑暗，課本是樹的屍體我把他埋葬在哈哈書套，打開電視看到藍綠惡鬥我努力揣摩芋仔蕃薯之間的恩怨情仇，親戚用打趣的態度哼唱我們都是一家人……。我此刻已退化到一句完整的泰雅語都不會說，對於平地人我的鼻子太高，對於泰雅族我的皮膚太白。在臺灣這個島嶼上我不屬於任何族群，捨命擺脫上一代，汲汲營營無法代表這一代。旭日東昇的每一個早晨，爸爸媽媽出門賺錢，為的是換取一張居留在臺北的門票，而如今他們成功撫養出一個土生土長的臺北人第二代，卻不時再三叮嚀我不要忘记祖先來自山林。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們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？懦弱與恐懼是否早已貫穿時空？閃電從海拔2000公尺劈頭打下，雷雨沖刷，山洪暴發，山谷間動物騷起噪作，地殼轟隆隆推擠震耳欲聾……忽然，耳膜傳來游阿香溫柔的聲音——「妳是誰？」

在羞恥的眼淚滴下來之前，我奮力的站起來，離開了戶政事務所——「我知道我是誰，我是妳的孫女！」——快步穿越了排隊的人群，奔向教務處推開老師與同學——「我的名字叫 Sayun！」——縱身躍過迎新茶會的自己，我抵達小學一年級的教室。

重回那個第一次模仿平地同學蒸便當的中午，小小的我正因為和同學一樣蒸便當而嚐到前所未有的歸屬感。當然，這已經是我成長過程中無數次重回現場，觀察那個小學一年級的自己。

「老師！她的便當裡是老鼠！她吃老鼠！」隨之而來的是同學的尖叫聲。

「這是…姑姑昨天從桃園帶來的…不是老鼠…我姑姑說這叫飛鼠…」我不斷小聲地重複這句話，可惜被同學的尖叫聲完全覆蓋。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體驗到如此劇烈的心跳，第一次徹底瞭解呼吸不過來的羞恥與孤單。眼眶漸漸開始泛紅，腦袋無法思考。走廊傳來別班同學議論紛紛的雜音，教室迴盪著同學的尖叫聲。佇立在同心圓的我只知道，一定要微笑。

「怎麼會是老鼠？你可以給我你爸爸媽媽的電話嗎？」老師緊張的端著我的便當盒。我傻傻盯著向來溫柔的老師，不明白此刻她為何對我如此失望。片刻的寂靜後，我放棄解釋那是飛鼠，事實上我已經開始懷疑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飛鼠。便當盒還在冒熱煙，傳出陣陣不知道是什麼鼠的香味。雖然我不知道牠是什麼鼠，但我很熟悉牠的香味，來自巴陵的芒草、伴隨著泰雅玩伴的笑聲，我竟然曾經誤以為這是快樂的味道。

突然間小小的我明白了些道理。明白上小學前媽媽為什麼一再糾正我的某些原住民口頭禪，明白爸爸為什麼一再叮嚀我拉拉山和臺北是兩個不同的世界，不要混淆了。那個中午我把這五個字烙印在心上，「不要混淆了。」成長的路上，我都是如此謹慎的銘記在心。不再把家裡和學校混淆，不再把友誼與歸屬感混淆。當然，經歷二十幾年完整的漢人教育，我更學會一套標準的平地人處世哲學，不再把別人的歧視與原住民自我認同混淆，我成為了一位擅於使用國語替自己辯護的平凡漢人。這大概是我為了生存唯一能夠譜出最完美的結局。要讓平地人聽你講話，首先你的行為必須要像個平地人，時光流逝，現在我反而認定我是平地人。

我捧著手中乾淨裝訂整齊的中英文戶籍謄本，剛列印出的紙張傳遞著若有似無的溫度，這就是我和泰雅奶奶第一次穿越時空的接觸。凝視著戶籍謄本上妳和我共用的「山地原住民泰雅族」，白紙黑字不再帶給我安全感。端詳妳的名字，我撇見文件裡隔壁行的爸爸，在來回臆測妳的思緒裡，我竟然完全忽略了我再熟悉不過的

爸爸，突然間他以一種我從未發覺的姿態閃亮出現，沒有西裝領帶，脫去皮鞋，再次赤腳奔馳於高山縱谷，黝黑的男孩在陽光樹影底下原來也曾笑得那麼大聲，笑得那麼純粹開心，我的心揪了起來，那笑容，和我畢業典禮上安慰的釋懷是不一樣的。為了成全我的未來，一代過一代，犧牲了什麼又獲得到什麼？我把戶籍謄本小心的收進提袋，謹慎如一種封印儀式。只是多了幾張紙，回家的步伐卻倍感蹣跚。

並不是提到原住民的時刻我才是原住民，事實上所有時候的我都是原住民。